

# 母亲的那碗羊杂汤

◎杨德船



在童年的记忆里,羊杂汤始终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美味佳肴,盛在碗里,那泛着油亮的汤汁散发出幽幽的香气,沁人心脾,青青的葱花点缀其上,用嘴一吹飘来荡去,在油热的烘托下,只看一眼便让人着迷,用筷子轻轻一捞,或肚丝,或肠段儿,或肝尖儿,或肺片儿……每一块儿肉都让人馋涎欲滴,高攀不起。我曾梦想着隔三差五都能喝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羊杂汤,哪怕没有羊杂,只喝清汤也是一种惊喜,肚子里太需要油水的年代,“爱吃”永远是绕不开的话题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那时我十来岁,每到夏天,终日水里钻泥里爬,就像地里的野草那样疯长,风刮日晒,无拘无束,饿了拿起东西就吃,渴了在河里捧水就喝,半生不熟的瓜果拿起来就啃,家里的饭菜隔夜就会有酸味,馒头经常出白醭……即使这样,因为饥饿,随便处理一下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。

父母整天忙于农活,基本上也顾及不到这些事情,凭着年轻力壮,当时倒也相安无事,但时间一长,整个夏天积攒下的病在立秋后就爆发了,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,那几年每到秋天,急性肠胃炎的疾病让我总难幸免,上吐下泻,浑身无力,昏昏沉沉。当时在父母眼里,小孩子跑肚拉稀、感冒发烧这都是小病,扛一扛就会过去,去医院打针吃药,那都是最后无奈的选择,再说家里也根本没有什么余钱,勤俭节约是父母

经常教育我们姊妹几个的口头禅。

但有病终究还是要治的,母亲只好找一些民间土方给我治疗,记得那时候我喝过熟槐豆熬的苦药水,吃过未经凉水拔过的臭蒜面,还吃过未经冷水冲过热的鸡蛋,试来试去还是收效甚微,后来不知母亲听谁说羊杂汤可以补肠胃,她想了半天也没有更好的办法,终于下定决心试一试。

母亲找来一个瓦罐,清洗干净,在罐口系好绳子拎起来就去我们乡里(那时还叫公社)食堂买羊杂汤了。母亲是个急脾气,风风火火地去,急急忙忙地回,来回十多里地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她把汤刚舀出来,那醇香鲜美的味道立刻就在屋子里弥漫开来,还在昏睡的我被这种香味慢慢唤醒,仿佛那副灵丹妙药,顺着吸入鼻腔的缕缕清香,它走五官通七窍,直达肺腑,只轻轻一闻,病就好了,不待母亲叫,我就振作精神爬起来想喝几口,我端起母亲递过来的汤,来不及细品,就连汤带肉,风卷残云一般吃个干净,身上顿时感觉温暖许多,立刻便有了精神。母亲看着我有味儿地喝着汤,就笑着说,我这一块钱的汤真是比药都管用,刚吃完你可支棱起来了。说着,她又端起罐子往外倒。我说,娘,不是一块钱就能买一碗吗?里面咋还有?娘说,我给师傅说了实际情况,求人家多续了两勺儿汤,师傅心好,说不加肉就不用额外要钱了。说着,娘把剩下的汤又递给我喝。

说来也怪,自从喝了娘买的羊杂汤,我的病便渐渐好起来,以后的几年里再得了这样的疾病,也总能喝到母亲买来的羊杂汤,并且也都能很快治愈。后来每当说起这件事,母亲总会说,我看你一半是有病,一半是嘴馋吧!

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逝。长大后我在县城参加了工作,有一次回老家去看望母亲,问她吃的啥饭,娘抹抹嘴,笑咪咪地说,我今儿早上吃得可结实,去街里喝了一碗羊肉汤,人家还送一个蒸馍,做哩怪有味儿,吃的可饱……

我心里一震,哦,娘原来也是爱喝羊肉汤的,当年娘为我买羊肉汤的时候,我怎么没有想到让她喝几口呢?她来回跑了那么远的路,而我喝得却是那样理直气壮、心安理得,哪怕当时虚情假意地让一让。现在想想,真是少不更事。

从此以后,我每逢回去,总是买一些羊肉让娘吃。姐姐、妹妹也经常给她留钱,嘱咐娘要喝精品羊肉汤,多放点肉。娘说,岁数大了,多了也吃不了,喝十块钱一碗的就不赖,隔几天馋了就去喝一碗,连汤带肉还能泡蒸馍,这日子比以前强到天上!

40年过去,弹指一挥间,当年娘的那碗羊杂汤,总让我念念不忘……

## 古韵里的蝉声

◎聂顺荣



转眼,又是蝉鸣声声的季节,听到窗外此起彼伏的蝉鸣,我不禁思绪万千,忆起童年和小伙伴一起捉蝉的乐趣,在那物质生活困窘的岁月,蝉不仅仅是我家餐桌上的野味,还常常被我们当作“玩具”。成年以后,捧读唐诗宋词,我才知道,一声声“知了知了”鸣叫的蝉,曾牵动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诗情,并为此写下许多动人的诗篇。

“寒鸣宁与众虫同,翼鬓绦冠岂道穷。壳蜕已从今日化,声愁何似去年中。朝催篱菊花开露,暮促庭槐叶坠风。从此最能惊旅客,计居何处转飞蓬。”唐代诗人徐寅的这首《蝉》诗,写的是秋日寒蝉,读后令人愁绪顿生,感慨万端。北宋著名词人,婉约派代表柳永的《雨霖铃》中写道:“寒蝉凄切,对长亭晚,骤雨初歇”,还未直接描写别离,“凄凄惨惨戚戚”之感已跃然纸上,酝酿了一种足以触动离愁别绪的气氛。因蝉声而更觉离别感伤的还有唐代元稹《送卢戡》中的:“红树蝉声满夕阳,白头相送悲相伤”。唐代著名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的《秦中寄远上人》中写道:“日夕凉风至,闻蝉但益悲”。蝉鸣本与愁毫不相干,而诗人闻蝉而愁,这都是因自己心中有愁罢了,正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所言:“以我观物,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”。

在我国古代,蝉象征复活和永生,古代诗人也常把蝉作为高洁品行的象征,并写下了很多寓意深远的诗词。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唐代诗人虞世南在其五言绝句《蝉》中曾这样赞颂鸣蝉。在这首诗中,蝉生性高洁、栖高饮露的特性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初唐诗人

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则借蝉的高洁品行“寓情于物”,抒发了自己品行高洁却“遭时徽纆”的哀怨悲伤之情,表达了辨明无辜、昭雪沉冤的愿望,“无人信高洁,谁为表予心”的呼号,历经千年之后依然响在耳畔。

当然,我们也可以从古韵中的“蝉”里感受到美好。“泉流潜幽咽,琴鸣乍往还。长风剪不断,还在树枝间。”唐代诗人卢仝的《新蝉》,让人们欣赏了一曲夏至初临,蝉声新唱的场景:蝉鸣聒耳,遽然闻之,却听而不烦,即便是酷暑闷热难熬,有不绝于耳的蝉歌相伴,竟闹中取静,身清净,心亦随之清净。“大人摇蒲扇,小儿捉蜻蜓。树上蝉自鸣,随你听不听。”宋代诗人杨万里的《桃园仲夏夜》则用类似儿歌的轻松笔调,和近乎白描的笔法,于不经意之间把我们带进了一种清幽、闲适的农村田园佳境。

蝉是夏的精灵,蝉是夏的使者,蝉是大自然的歌唱家,蝉鸣是吹响盛夏的号角。没有谁像蝉那样热爱夏季,它的一生都在为夏天倾情歌唱。若不注意,总以为高亢嘹亮的蝉鸣会贯穿整个夏季。其实,到了夏至,暑气渐盛,蝉才开始鸣叫。然而,蝉的一生却极为短暂,生于夏,亡于秋。它们不怕烈日烘烤和夏风侵袭,只为一季鸣叫。“本以高难饱,徒劳恨费声。五更疏欲断,一树碧无情……”李商隐的《蝉》这不正是蝉的真实写照吗?

炎炎夏日,泡上一杯冰咖啡,独坐窗前,在咖啡袅袅的香味中,听着窗外高低起落的蝉声,赏读古代文人骚客为我们留下的咏蝉诗词,也是一种别样的享受。

## 夏日荷花香

◎张羽

盛夏,蝉鸣如同古老编钟,敲响了季节的华章,阳光洒落,金色织锦般覆盖大地,万物沐浴其中,生机勃勃。但在炎炎夏日,我心中却藏匿着一处清凉胜境——故乡的荷花塘。

每当夏日降临,我总会踏上通往荷花塘的青石小径,两旁绿树成荫,鸟鸣声声,仿佛引领我穿越时空,回归内心深处的宁静。记忆中,祖父曾手捧书籍,教导我诵读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,那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诗句,如同破晓之光,照亮了我对荷花最初的理解。荷花,生于浊世,却能绽放出超凡脱俗之美,恰似君子之德,历尽沧桑,仍不失其本色。

再次漫步于荷塘边,眼前的景象宛如一幅流动的油彩,荷叶如翠绿的伞盖,层层叠叠,遮蔽了水面,偶有微风吹过,波光闪烁,仿佛天空不慎遗落的星辰。荷花则亭亭玉立,有的已然盛开,花瓣洁白胜雪,或粉嫩似霞,散发出淡淡的幽香,令人心旷神怡;有的则含苞待放,犹抱琵琶半遮面,如同少女羞涩的笑靥,令人心生怜爱,不忍离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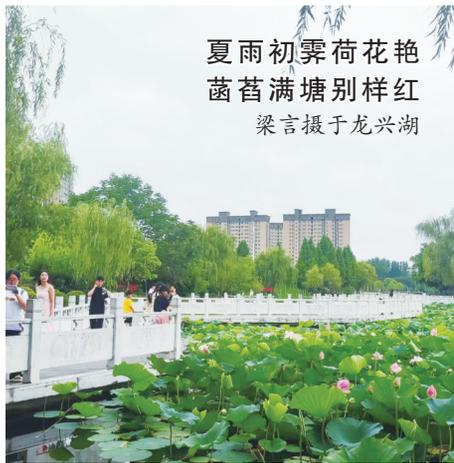
我轻轻走近,莲蓬如同精致的工艺品,随

风摇曳,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思绪飘回童年,那时与伙伴们一同嬉戏于荷塘,欢声笑语间,我们采摘莲蓬,剥开那坚硬的外壳,品尝里面的莲子,那份清甜中夹杂着丝丝苦涩,如同人生的百味,让人回味无穷,感慨万千。

那时,祖母曾告诉我,莲子虽苦,却是滋养之物,正如生活中的艰难困苦,虽让人痛苦,却能磨砺意志,成就更好的自己。荷花之所以能在淤泥中绽放,不仅因为它的坚韧,更因为它懂得如何从逆境中汲取力量,转化成成长的养分。

此刻,夕阳如血,洒在荷塘上,金黄与翠绿交织,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,荷花在余晖中更显娇艳。我站在荷塘边,心中涌动着莫名的感动,这份感动源于对生命的敬畏,对自然的赞叹,也源于对故乡深深地眷恋。

荷花,不仅是夏日里一抹亮丽的色彩,更是生命哲学的体现,它教我们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,都能保持内心的纯净与坚强,就如同那些在逆境中顽强生长的荷花,即便根植于淤泥,也能绽放出最纯粹的美丽。



夏雨初霁荷花艳  
菡萏满塘别样红  
梁言摄于龙兴湖